

## 故事会

早上一觉醒来,发现父亲没在房间里。

父亲随我们到城里生活已有好些年了,记得父亲刚到城里时,人生地不熟,除了在家看电视,就是到楼下走走。这么些年,父亲的生活已形成规律,吃完早餐,到楼下走一圈,再到老年活动室看人打牌,看到大家都回家吃饭了,父亲也跟着回家,这样的生活日复一日。

因此,早上父亲不在家,我理所当然地以为他去看人打牌了,到饭点自然会回来。可是,我等到下午一点,仍然不见父亲回来,我来到老年活动室,活动室已是铁将军把门,我绕着小区找了一圈,没看到父亲的身影。父亲很少离开小区,偶尔出门也是和我们一起。很早之前,我跟父亲说要买一台手机给他,父亲说他都在家,用不上,没必要浪费钱,我想想也是,手机对父亲而言,确实派不上用场,给父亲买手机的念头就搁下了。

我猜测父亲的去处,按理说,父亲没什么地方可去。

莫非,父亲回老家去了?老家在乡

## 呷好 霜降掘番薯

霜降时节,闽南大地上,人们依稀感到阵阵寒意袭来,原来郁郁葱葱的田野带着成熟、带着稳重、带着谦逊,展现出历经烈日风霜的考验后应有沧桑之感,远山层林尽染,大地似乎都染上了一层别样的色彩,一幅来自自然雕琢与描绘的画卷徐徐铺展开来。

在我的家乡,霜降不仅仅是二十四节气之一,更是人们田里收成又一个“小忙碌”的开始,为什么这么说呢?因为这时候正是掘番薯入仓的最佳时间。乡亲们都喜欢番薯,与番薯最亲。据说,番薯是由我们的先辈冒着生命危险,从菲律宾带回来种植的,以其适应性强,不择土地的贫瘠与肥沃,不择地区的水分与养料,都能顽强地生存、生长、结实而深受人们的欢迎,在物资匮乏的年代,番薯可是救命的粮食。

番薯囊肉呈橙色、紫色、红色、黄色、白色,色彩鲜艳,甘甜可口,营养丰富,可与米熬煮成稀粥,可置于木炭灰中烘烤,可整块置于锅中蒸煮……做法多种多样,颇受人们的喜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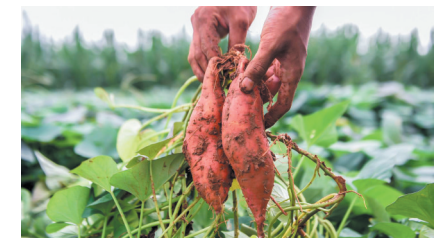
少年的记忆里,伴随着霜降的到来,我跟着大人们扛着锄头,挑着箩筐,像是去迎接一位贵宾似的,连蹦带跳地往番薯地进发,深埋垄中的番薯总能带给我们满满的期待,一场与番薯的邂逅就这样悄然而至。

到了番薯地,可以看到番薯藤不规则地四处蔓延,有些叶子已经卷起,褐色的叶子轻绉绉飘飘,攥在手里五指合拢,握拳则碎,窸窸窣窣的响声是那细细的私语,像相聚时的叽叽喳喳,像离别时的唠叨;黄色的叶子则像母鸡脚掌,一叶一叶缀在藤蔓之上,微风拂过,时光里的生命色彩,可以这样如诗如画。奶奶像一个指挥家,给我们分配“任务”,我迫不及待地拿起锄头,学着记忆中的操作方法,使尽力气将锄头往土堆里掘。我看到一块番薯露出了一点点头,就兴奋地用力去挖,结果咔嚓一声,好好的一块番薯被我挖断了。

爸爸看到后,赶紧过来指导我,他说:“掘番薯时应该先把番薯蔓清理到一边去,再慢慢顺着番薯的形状掘下去。”就像我曾经看到的那些有经验的人一样,爸爸三下五除二就把我挖断的番薯完整地翻了出来。弟弟在一旁看着,眼睛亮晶晶的,大声喊道:“哇!这里的番薯真大!”那模样就像是发现了宝藏。我不好意思地把挖断的番薯放在一边,按照爸爸教的方法继续掘,毕竟力气不足,大人一下去就能见到番薯,而我则要分步骤,在陇上一步一步往下掘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,我们的箩筐渐渐装满了番薯。尽管大家都累得满头大汗,手上也沾满了泥土,但是看着那一堆黄澄澄的番薯,心里满是成就感。

在霜降时节里,我们体验了挖番薯的乐趣。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农事活动,更是一种与土地、与家人亲密接触的机会。在这片土地上,每一块番薯都是大地的馈赠,每一滴汗水都是努力的见证。我们在霜降这个节气里,收获了番薯,也收获了满满的亲情和对生活的热爱。



## 坚守

下,离这里有七八十公里,乘车到镇里后,还要步行半个小时,老家的房子长期闲置,我猜想父亲不会无缘无故地回去。

我在小区业主群进行寻人启事,隔壁栋的李叔叔给我提供了一个信息,说昨天有听到父亲念叨要回老家一趟。

莫非,父亲想家了?我连忙驱车前往老家,以前父亲在乡下时,我时常会回去看望父亲,父亲进城后,我再也没回去过。

一个多小时后,我回到了老家,我家的木门敞开着,里面空无一人,看来父亲真的回来了,我四下寻找父亲,没看到父亲的身影,我走出大门,刚好看到隔壁大婶,大婶说有看到父亲往山后面走。

那一瞬间,我想到了山后面的两座烈士墓。

父亲不止一次和我们说过这两座烈士墓的来历。那是抗日战争时期,那时候的父亲年纪尚小,有一天,爷爷奶奶下地干活,父亲在外面玩耍,忽然听到远处传来枪声,父亲吓得赶紧跑回家躲进床底下,外面传来此起彼伏的枪声,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,父亲的心咚咚跳个不停,

## 况味



入了秋后,即使是在南方,早晚的天气也开始有了些不同。

南方的秋虽不如北方的秋来得急促,也很难见到北方万物染秋色的浩大之势,但身边所有的事物,似乎也确实因为这秋的到来而放慢了脚步,少了些夏的热烈与匆忙。

秋是安静的,秋之万物也是安静的,连秋天里的太阳也学着慵懒起来,眼见这近七点的凌晨,天空还一半澄净,一半灰蒙,于半睡半醒里静候着太阳的到来。头顶着这样的天空,心也跟着有了闲意。

操场不远处的乒乓球台旁,靠墙的一面立着几棵高大的木棉树,满树的叶子已不见夏天时的青翠,透着些苍黄。再高大的树,入了秋,黄了叶子,便就染上了成熟后的寂寥。

如果没有遇见它春天花期正盛时的骄傲还好,若偏偏又是遇见过的,两相对比下,想到它那一树炫若朝霞的火红多令人惊艳,再看如今,寂寥感忽至心头。

## 晨间鸟鸣

仍旧早起,东海的天空还是乌漆麻黑的。沏了一大杯高山茶,坐到电脑前,想着要写点什么。

可是坐了许久,却没有引来山泉汨汨一般的思路。再静坐一会,听到风摇动着阳台的衣架,咣当咣当,互相轻轻地撞击着。

从客厅窗户吹进来的风,凉多了。准确说,应该是冷多了。真是到了冬天的季节了。

那年湖心亭的雪,每每会在冬天的某个早晨蹿进脑海,好想南方也能来一场这漫天纷飞的大雪。

大雪压山,万籁俱寂,多么孤独的天地。很奇怪,我却很期待能与这静寂的时空相遇。

不用去和任何人说话,也不用做任何的一件事,只是坐着,喝一杯自己喜欢的清茶。

远处的高速上,车来车往,急急而过,的轮胎压着路面,传来呼呼的声

## 秋天的树

也不知道过了多久,外面枪声终于停止,父亲从床底下爬出来,慢慢打开门窥视外面,他看到村民纷纷往前面山坡涌去,他也跟着走了过去。

山坡上,两名解放军战士为了保护村民牺牲了,鲜血染红了解放军的军装,村民静默不语,不知谁先哭出了声,大家跟着失声痛哭,在年长村民的带动下,村民们流着泪把两名不知名的战士进行安葬。

父亲长大上学后,每年的清明节,校长都会带着全校师生来到烈士墓前,要大家一定要铭记这段历史,要永远记得两名烈士是大家的救命恩人,要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,好好学习,长大报效祖国。

就这样,发奋图强的种子在父亲幼小的心灵里生根发芽,父亲努力读书,大学毕业后,他回到家乡当了一名老师,后来成为校长。担任校长后,每年清明节,父亲依然带着全校师生到烈士墓前扫墓,风雨无阻。

父亲退休后,这个任务交给了新任校长。几十年来,每年清明节到烈士墓

## 秋香来



眼见它一树的繁盛,慢慢地枯黄着。曾经丰盈饱满的叶子也干瘪了,只待着秋风轻摇,片片黄叶悠悠零落,无人问归宿,也不问归期。

秋风轻起,偶尔飘落的几片树叶,叶柄处还藏着尚未褪去的绿。那是旧的事物剥离后留下的最后温暖,不多不少,足够留下许多美好的记忆——它的春之蓬勃与夏之繁盛。

我轻移脚步,缓缓走近了一棵木棉树边,细看它沟壑纵横的躯干上,笔直坚挺里写满着日子刻下的沧桑。

一棵走进了秋天里的树,相较于在春天或者夏天里听到的赞美与得到的宠爱,它似乎更享受在秋的凝视下做一棵闲闲的树,享受着秋的安宁与静谧吧?

忽然间便有了些小欢喜,我这是寻到了秋的韵致吗?它的绚烂多彩和肃穆庄严,朦胧的或者清明的,譬如慵懒的太阳或者半睡半醒的天空,还有看着寂寥荒凉实则藏着丰满与希望的树……

## 晨间鸟鸣

响。多少旅人正在路上,穿过漫漫黑夜,南来北往。

也许是忙于生意的大人物,也许是奔着回家的一个游子,也许是没有拉到客人的回头车。

这是他们奔忙的时刻,我却静静地坐着,听着,幻想着那些与我无关的景象。

突然,一只喜鹊好像站到了小区的哪个枝头,拉长着嗓子鸣叫了几声,高低起伏,穿透这薄薄的空气,直抵我的窗前。

这也是一只忙碌的鸟儿,它是在招呼同伴,想要振翅一飞,直上云霄,去谈一场恋爱吗?

急切、婉转的喜鹊鸣叫,我去年冬天的某个早晨也曾听过。但那不是南窗,而是在厨房沏茶时,从北窗传来的。

这声音,像是早晨意外发现的小院月季,开了八分,露水轻轻点染

## 绽放努力的丰收

前扫墓成了这座学校的光荣使命,大家都在默默地坚守着。

家乡的年轻人都进城务工了,村里大多住着老人,原来的果园无人打理,后山杂草荒芜,长到了一人多高,往烈士墓前走的时候,我看到已经有人劈开了一条路直通烈士墓前。

我走近烈士墓,看到父亲正在割墓地上的杂草,父亲边割边自言自语:“我一直住在城里,交通不方便,好多年没来看你们了。昨天,我才听说一年前学校就已经和镇上的学校合并了,一年多来都没人来给你们扫墓,真是对不住了,我都来不及和孩子打招呼,就赶过来了,你们放心,从现在开始,以后每年清明节,我都会来陪你们说说话,只是我这身体也是一年不如一年……不过,我一定会物色好人选,把这份责任传承下去。”

看着年迈的父亲,我不禁泪眼婆娑,我对父亲说:“爸,您放心,从现在开始,由我来完成这份使命。”说完,我从父亲手里接过镰刀,弯下了腰。

## 秋香来



晨读的铃声响起,我的脚步很自然地朝着教室的方向匆匆而行。一片落叶飘至眼前,我伸手接住,待举到眼前准备细看时,太阳不知什么时候也已升了起来。时光总是这样,在不经意间将身边的事物或心情迎來送往着,忧愁还没散去,喜悦又自來临。所以,秋,来便来了,即使是这样握着一片落叶,也笑一笑吧。

透过手上的叶,眼前又浮现了春天时的木棉那一树的火红,那么绚烂的生命,惊艳着时光,和如今的一树安宁一起遥遥呼应着,更像是一幅绝美的时光之画。

春去秋来,岁月枯荣,在此消彼长里,一棵木棉树,独守一隅,演绎着安详与丰满,阅尽世间得失。

想起之前辅导班级的孩子写作文,关于秋天的作文,用了一个信手拈来的开头“盼望着盼望着,炎热的夏季终于走远了,迎来了我所期待的秋天……”原来,我对于秋天的期待已是如此之深,竟至时时孩子心。

## 晨间鸟鸣

着花瓣,随风摇动,美丽动人,难以言喻。

我喝了一口茶,再侧耳倾听,鸟儿却已不知飞往何方了。只有车流声如故,缓缓地流淌在空气里。

本想写点什么,却偶遇了这喜鹊欢快地馈赠,不写也罢。

鸟兽虫鱼,都是能量的聚合物,各有各的独特频率。有些可与人共振,有些却是相伤。

今天早晨的这几声鸣叫,悦耳动心,令人振奋,久久萦绕在脑际。

难怪古人那么喜欢喜鹊,不吝文笔、丹青,把它们写进诗里,画进画里,刻上石头。

就这样,只因了那几声鸣叫,一个清晨的时间悄然流逝于指尖,还是有文字留住了这跳宕的思绪。

有时,不用想着非要去写点什么,只需静静地坐着,听着,喝一杯自己喜欢的清茶,生机就无处不在。

## 绽放努力的丰收

花语,以“金黄”铺展,亮相于你我视野,是在金秋十月。

踏进门槛,物语应时而生,茁壮成长,或颜色,或果实,或是声响……为时序献礼。

灿烂与鲜艳,便是独树一帜的写意。无论何处,或是山坡杂地,或是房前屋后,或是圳边沟岸……都是立足之所。只要存在,就可以时不时担当与作为。

一袭黄花,便是生活的诠释,或是岁月的解意。数量的多少,距离的远近,位置的优劣,都无关紧要。只要心向往之,与岁月同步,人生之路还有何憾?

黄花,开了,一年又一年,年年曾相似。

但,“故地”黄花分外香。前方,永远是生活的憧憬。为之而行,周而复始,滚动向前,永不懈怠。

那是一番新天地的邀约,等着我去施展才华,绽放努力的丰收。

是黄花,非黄花也!

## 秋香来

积蓄,已经有一段时间了。

从春到夏,历经两次“删繁就简”,肢体的伤痛为成长铺路与垫脚,早已忘却曾经的泪水。

春雨滋润的淅沥,夏日炙烤的热情,秋风抚摸的亲 and,为一季秋一缕香韵而努力而拼搏,死活而不顾,只管沉住气,闷声不响。

只在刹那,喷薄。

秋香,来了。从脱落那一刻起,就已经弥漫。山野也好,作坊也罢,抑或是生活时空的远近与宽窄,都是一样的洋溢,萦绕。身临其境,芳香沐浴,浑身都是轻松的快感与舒畅。

于是乎,为之举杯,或对饮,或鼓舞,或祝贺,尽情生活的澎湃。

只要一杯秋香,就足以打发煎熬的漫长,是谈心促膝的耐心,是形单影只的孤独,是空洞无物的寂寥……凡是生活的界面都可以涂上一抹秋天的色彩。

有“秋香”可作伴,秋来何所惧?您说,是不是这样?

## 天花板

并非天花板。

只是一个数字。一段行程的累积,垫高身材。从外到内,从低到高,从少到多,是时间作为的努力留下的丰硕。

汗水是有韵的。

点滴的洒落与笔画的撇捺,相映成趣。图案,是最好的例证,不用多此一举,便可相得益彰。

集结在此。此,或是时与刻,或是处与所,依然清静,依然纯净,找不到喧哗与骚动。

一步一个脚印,无论深浅,都是实打实的。尽管有些歪斜,有些模糊,甚至了无痕迹,却是问心无愧的一路跋涉。

过来的,随时而来。

与步伐同行,一应和顺,在你我之间延宕生活的真情实感,舒展生命的芳华。是否结果,皆由它去。

横直这一趟,就是这般劳作。至于其他的,不由得你我。但愿,此去不是天花板。

倘若是,也得迎头一捅,在所不惜力气的慷慨与大方,更有奋进的激昂。

## 田园

黄昏时分  
穿梭小镇的脉络  
蓦然闯进城市的绿肺  
稻田的清香连绵铺展  
以白鹭飞翔的姿势舒展丰足  
夕阳的脚丫踩着稻穗起舞  
风的琴弦升腾音符  
溪流唱起欢快的歌谣  
歌声飞越蝴蝶的翅膀  
颤动草坪清爽的呼吸  
一双追寻的目光里  
童年的记忆在流连  
乡愁荡漾开来  
直至夕阳下山歇息  
路灯依次出来站岗  
心灯亦随之熠熠燃烧  
照亮家的归途